

基于扎根理论构建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影响的模型

屈萍¹, 邵小龙²

(1. 宁波大学 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2. 宁波大学 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明代赐服制度与明朝安邦治国的战略相始终, 并对藩属国服制产生深远影响。但以往学界对于明代中朝封贡关系研究存在中国主动寻求建立封贡关系并强加给朝鲜的认知误区。通过扎根理论对明代与朝鲜半岛之间赐服事件相关文本进行编码分析, 探讨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影响的模型并剖析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 明代与其他王朝对朝鲜半岛服饰的影响呈现联动关系。在此过程中, 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分别起到催化和驱动作用, 前提条件和实践路径则分别承担铺陈和落实角色, 最终结果则体现了这一复杂系统的综合效应。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产生影响的本质是两国对儒家世界观等级关系的认同及两国现实利益交换和国力平衡的结果。

关键词: 明代赐服; 朝鲜服饰; 影响模型; 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J 022; TS 94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24)06-0530-10

Construction of an Influence Model of Robe Bestowal in the Ming Dynasty on Korean Peninsula Attire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QU Ping¹, SHAO Xiaolong²

(1. Institut conjoint des universités de Ningbo et d'Anger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2. Pan Tianshou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rt and Desig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bestowing robes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strategy of administering state affairs well and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lothing system of tributary states. However, previous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Ming-Joseon tributary relationship revealed a cognitive misunderstanding that China actively sought to establish a tributary relationship and imposed it on Korea. By employing grounded theory to encode and analyze texts related to the Ming Dynasty's bestowal of robes to Kore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odel of the Ming Dynasty's bestowal of rob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ttire and analyzes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the Ming and other dynasties on the costume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howed a linkage relationship. In this process,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factors played a catalytic and driving role, while the precondi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played the roles of laying out and implementing respectively, and the final result reflected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is complex system. The ultimate outcome reflected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this complex system. The ess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Ming Dynasty bestowed clothing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ttire is the result of the two countries' recognition of the Confucian worldview and hierarchical relations, exchanges of interests and balance of national power.

Key words: robe bestowal in the Ming Dynasty, Korean Peninsula costume, influence model, grounded theory

收稿日期: 2024-06-08; 修订日期: 2024-10-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1YJC760060); 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人文社科类)(SJWZ2023010)。

作者简介: 屈萍(1983—), 女, 讲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设计与文化交流。Email: quping@nbu.edu.cn

朝贡体制源于西周时期,由周天子与诸侯、卿大夫之间建立的册封、朝贡及聘问制度演变而来^[1],至明代得到全面发展,它是古代中国社会等级差异外化为国际关系的制度呈现,代表着古代中国对礼教与德治传统的重视^[2]。赐服作为朝贡体系中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手段,维睦了与周围国家的外交关系,并对藩属国服制产生了深远影响^[3]。朝鲜作为明朝藩属国之一,受赐时间最长、获赐数量最多,这些华丽的丝织品深受朝鲜统治者及贵族喜爱,并在明朝灭亡后近300年间持续产生影响。直到现在,韩国人在寺庙朝拜、成人仪式、传统面具舞会等民间活动中仍穿着与明代风格相同的服饰^[4]。

赐服不是明代特有,唐太宗时期就开始向高句丽王及上层权贵赐予衣冠,这些特殊礼物传递出双方的政治及审美需求^[5]。宋元继承唐、五代旧制,各类赐服品类名目众多^[6]。到了明清时期,这种通过服饰赏赐构建君臣关系的模式制度详备、赏赐对象及数量众多、影响地域更加广泛^[7],成为东北亚丝绸之路存在和贸易往来的有力证据^[8]。同时,以衣冠文明为特征的赐服礼仪制度,也因其象征着中华儒家智慧而广泛受到东亚各国统治者重视^[9]。明朝通过冠服赐予与册封,将国内严格的等级制度推演到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中^[10]。高丽则通过引进入合法化的明朝官服制度,强化其作为中华文明继承者的身份^[11],到李氏朝鲜时期,冕服不仅成为王世子婚礼中的重要服饰,也是王朝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交替后,朝鲜继承的明制服饰成为其文明教化论的象征,并试图通过这种文化符号来教化日本^[12]。而日本学者倾向于从力量逻辑理解朝鲜对于明代冠服的接受和模仿,认为这是朝鲜迫于明朝霸权的被动行为^[13]。对此,韩国学者^[14]提出将赐服理解为朝鲜与明朝耻辱性外交的副产品,是把服饰与历史割裂开来看待的偏颇认知,应该从外交礼节的实施过程和仪式角度出发,更好地追溯朝明两国关系的本质。

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①朝鲜半岛服制受到明代赐服影响结论较为明确,但明代与朝鲜王朝在冠礼服制制度上的交流和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15];②明代中国与朝鲜赐服往来频繁,但关于朝鲜被动还是主动接受赐服存在争议^[16],而此问题牵涉影响效果呈现的具体过程。因此,文中以明代与朝鲜赐服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对赐服相关的两国往来资料展开编码,构建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的影响模型,结合历史背景讨论明代赐

服对朝鲜服饰文化的陶染以及朝鲜对于赐服由外而内的模仿与改造,深入探究赐服在两国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领域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其强调在没有理论假设的情况下,通过对资料的观察、分析、归纳,从下而上逐步形成理论框架^[17]。文中的研究问题是明代赐服对于朝鲜服饰影响发生与演变的逻辑,是在梳理赐服事件的基础上,对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与总结,进而初步构建影响机制模型。因此,文中在系统地收集两国赐服案例基础上,将这些文本进行概念化、类属化,找出主范畴,提炼影响产生的因素、条件、路径及结果,再通过主范畴构建相关的理论框架,解释影响产生的过程。

1.2 数据收集

编码数据主要来源于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2册)、张廷玉等编的《明史》、韩国学者韩永愚等编著的《朝鲜王朝仪轨》,以及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和韩国学术信息数据库(research information sharing service, RISS)的相关文献。以朝贡贸易、赐服、冠服等为关键词,以明朝建国(1368年)到《日韩合并条约》签订(1910年)为主要时间段,共搜集到中韩官修史料、私人撰述及相关文献148份。将这些资料分成4份,3/4用于编码,剩余1/4用于饱和度检验。编码围绕明代赐服影响朝鲜半岛服饰的模式展开,样本数的确定按照影响模式的不同阶段抽样,并依据理论饱和原则多轮抽取。第一轮每个阶段抽取20份样本并编码,第二轮每个阶段再各抽取20份并编码,直到理论饱和。文本共进行了4轮资料抽取,而明朝赐服相关活动跨越了高丽和朝鲜两朝,明朝建立在高丽末期,这一时期赐服案例虽然较少,只进行了2轮抽取,但这一时期高丽对于明代冠服的态度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也直接关系到李氏朝鲜对于明代冠服的接纳度。从编码情况看,第3轮编码理论已趋于饱和。

2 范畴提炼及模型构建

2.1 开放式编码提炼概念与范畴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阅读、

辨析、编码,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初始概念、提炼出范畴。文中首先分类整理搜集到的文本资料,提取出与两国赐服事件相关描述的原始代表语句,建立自由节点,共得到 60 个自由节点,101 条原始语句。其次发展初始概念,对初始编码形成的节点不断对比分析和归纳,进行合并整理,延伸出 38 个初始概念。如“商朝移民传播中国文化”是由原始语句“公

元前 12 世纪商朝移民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王朝,以礼仪教化当地土著,全面传播殷商文明”归纳抽象而成。最后提炼范畴,范畴是对概念的进一步凝练,由多个具有相同指向的概念聚拢而成。如将“商朝移民传播中国文化”“中国避战流民扎根朝鲜”归纳为“历代移居迁徙”范畴,最后得到 19 个初始范畴(见表 1)。

表 1 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影响形成的范畴实例

| Tab.1 Examples demonstrating the influence of Ming Dynasty bestowed robes on the clothing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 | |
|---|-----------------------------|--|
| 范畴 | 概念 | 文本中的原始语句 |
| B ₁ 历代移居迁徙 | A ₁ 商朝移民传播中国文化 | 公元前 12 世纪商朝移民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王朝,以礼仪教化当地土著,全面传播殷商文明 |
| | A ₂ 中国避战流民扎根朝鲜 | 大批躲避暴政与战乱的中国人“走海东”来到朝鲜半岛,卫氏王朝等都采取了积极吸纳政策以扩充势力 |
| B ₂ 慕华风气流行 | A ₃ 高丽产生“事大慕华”思想 | 高丽本身受“事大慕华”思想的影响,在明朝建立之初就试图通过请赐祭服获得明朝的认可 |
| | A ₄ 朝鲜以会书写汉字为荣 | 古代朝鲜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以会书写汉字和熟读中国诗文经典为荣 |
| B ₃ 重视冠服礼仪 | A ₅ 明朝积极恢复汉制冠服 | 明朝建国前后朱元璋诏令摒弃胡服、恢复唐制,制定冠服制度 |
| | A ₆ 朝鲜仿明注重冠服礼仪 | 永乐十六年(1418 年)李裊仿中国、定礼仪,特别注重冠服礼仪 |
| B ₄ 儒家文明感化 | A ₇ 李氏朝鲜遵奉儒家文化 | 李氏朝鲜在明朝帮助下建国,更加尊奉儒家文化为立国之本 |
| | A ₈ 儒教文化延续衣冠认同 | 明清易代后,朝鲜王朝保持着“大明衣冠”的原因在于其对于明朝所代表的儒教文化保持认同 |
| B ₅ 藩属关系确立 | A ₉ 朝鲜主动构建宗藩关系 | 朝鲜半岛在与新兴中央王朝接触中皆选择主动构建宗藩关系 |
| | A ₁₀ 藩属地位促使效仿中国 | 忠实的藩属地位促进李朝更积极自觉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李朝统治者极其重视“效法中华” |
| B ₆ 政治目标和洽 | A ₁₁ 明朝通过赐服笼络朝鲜 | 为缓解领地之争后两国的僵局,1402 年燕王朱棣破格赏赐李太宗亲王爵九章服 |
| | A ₁₂ 朝鲜利用赐服巩固政权 | 朝鲜王朝内部为了巩固政权的合法性、维持稳定,也乐于接受明朝赐服且俾从华制 |
| B ₇ 文字同宗同源 | A ₁₃ 朝鲜凭借汉字记录历史 | 古代韩民族只有语言但无文字,汉字的传入使韩国借汉字记录下其珍贵古代历史 |
| | A ₁₄ 朝鲜根据汉字创设韩文 | 李氏朝鲜世宗大王依据汉字中承载着的儒学思想创造了韩文字,这就是著名的“训民正音” |
| B ₈ 经济利益协调 | A ₁₅ 朝鲜例外享受贸易自由 | 明代明确规定:“各处番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令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唯朝鲜不拘期限” |
| | A ₁₆ 宗藩关系带动双方贸易 | 基于密切的宗藩关系,明政府允许朝鲜在朝贡贸易之外从事民间贸易活动,后来发展为两国贸易的主要形式 |
| B ₉ 赏赐制度规范 | A ₁₇ 专门机构人员负责赐服 | 明朝对朝鲜的官服给赐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 |
| | A ₁₈ 明朝制定相关赐服制度 | 明朝赐服朝鲜可以分为昭告、册封、赐赏、嘉(奖)等 7 大类,而且制定了相关的赐服制度 |
| B ₁₀ 明朝赏赐频繁 | A ₁₉ 历代明帝积极赏赐朝鲜 | 几乎历任明朝皇帝登基后都会赐予朝鲜冠服 |
| | A ₂₀ 明朝赏赐朝鲜场合丰富 | 明朝在朝鲜新王、世子、妃册立之时都会及时赐以规格较高的冠服 |
| B ₁₁ 朝鲜请赐积极 | A ₂₁ 朝鲜赴明朝贡次数频繁 | 明朝永乐年间(1402—1424 年)李氏朝鲜共朝贡 89 次,终明之世朝鲜王朝赴京使臣人次高达 1252 次,这些外交活动往往都伴随着明朝赐服 |
| | A ₂₂ 明太祖时期请赐频繁 | 明太祖洪武十九(1386 年)二月,遣政堂文学郑梦周如京师,请便服及群臣朝服;同年八月,遣赞成事伊珍、密直副使李希蕃如京师,再请衣冠 |

| 续表 | | |
|--------------------------|-----------------------------|--|
| 范畴 | 概念 | 文本中的原始语句 |
| B ₁₂ 模仿赐服外观 | A ₂₃ 模仿明后翟衣改造纹样 | 皇后翟衣翟纹中间花纹最初原封不动地照搬自明朝皇后,李朝时代被赐为大礼服后改用李氏家徽梨花替代 |
| | A ₂₄ 李朝圆衫模仿明制服色 | 李朝末年改称大韩帝国后,模仿明朝改称王妃为皇后,圆衫也根据皇后的服色改为黄圆衫 |
| B ₁₃ 学习赐服礼仪 | A ₂₅ 朝鲜冠服等级学习明制 | 朝鲜典章《经国大典》遵循明代服制,朝服冠以梁分等级、级别上比明制有所降低 |
| | A ₂₆ 陪臣主张效仿华服仪章 | 嘉靖时期朝鲜陪臣议论本国冠服制度时,主张仪章制度、皆效中华 |
| B ₁₄ 册封婚庆场合袭用 | A ₂₇ 英祖举行纳徽仪式穿着 | 英祖三十三年(1757 年)6 月 17 日,英祖头戴远游冠,身着绛纱袍于明政殿举行纳徽礼 |
| | A ₂₈ 世孙册封仪式穿着章服 | 英祖第二十七年(1751 年)5 月 13 日,英祖于崇文堂举行世孙册封为王世孙仪式,世孙穿着五章服参加了仪式 |
| B ₁₅ 统治阶层服用 | A ₂₉ 冕服被李朝王族所继承 | 李朝时期,冕服被明朝赏赐为国王、王世子、王世孙所穿的衣服 |
| | A ₃₀ 冀善冠等被赐为世宗常服 | 世宗二十六年(1444 年)明英宗将冀善冠、袞龙袍赐给朝鲜,作为君王常服 |
| B ₁₆ 忠明意愿强烈 | A ₃₁ 士大夫阶层坚持穿明制 | 明清鼎革之后朝鲜士大夫以穿着“大明衣冠”来表示对“中华”文明的坚持与传承 |
| | A ₃₂ 暗中收集保护明代遗物 | 明朝灭亡之后,长期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暗中收集保护包括服饰在内的明朝遗物 |
| B ₁₇ 服饰制度约束 | A ₃₃ 李氏朝鲜沿袭大明服制 | 李氏朝鲜建立(1392 年)后,朝鲜开国君主李成桂确立“袭大明衣冠、禁胡服”制度 |
| | A ₃₄ 朝鲜太宗仿明颁布服制 | 永乐十四年(1416 年),朝鲜太宗首次颁布冠服制度,令文武官朝服依照《洪武礼制》“造梁冠衣裳佩绶” |
| B ₁₈ 祭祀丧葬场合服用 | A ₃₅ 英祖着冕服祭拜孔子祠堂 | 英祖第十九年(1743 年)4 月 7 日,英祖到达成均馆文庙换上冕服,给孔子祠堂奉上酒杯,行酌献礼 |
| | A ₃₆ 正祖着袞龙袍参加葬礼 | 正祖十年(1786 年)5 月 11 日,5 岁的世子去世,正祖身穿黑色袞龙袍举行了葬礼 |
| B ₁₉ 即位执政场合沿用 | A ₃₇ 高宗即位穿戴章服冕冠 | 高宗三十四年(1897 年)年号为光武,国号改为大韩,即位为皇帝时穿戴十二章服和十二旒冕冠 |
| | A ₃₈ 大王大妃着翟衣垂帘听政 | 正祖二十四年(1800 年)7 月 4 日寅时,世子(纯祖)为大王大妃贞纯王后金氏举行垂帘听政仪式,金氏身着翟衣 |

2.2 主轴编码确立主范畴

主轴编码的主要作用是构建各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围绕每一个范畴,结合原始材料和具体情境,深度解析其属性,分析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和

逻辑顺序,并归类形成主范畴。文中探索的是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的影响机制,根据不同范畴在概念层次上对比逻辑内在联系并进行归纳分类,总结出 5 个主范畴,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Tab.2 Main categories formed by axial coding

| 主范畴 | 对应范畴 | 范畴内容 |
|---------------------|------------------------|-----------------------------|
| C ₁ 客观因素 | B ₁ 历代移居迁徙 | 古代移居至朝鲜半岛的中国人将本国文化带入朝鲜 |
| | B ₇ 文字同宗同源 | 韩文字在引进汉字的基础上创设而来 |
| | B ₆ 政治目标和洽 | 明通过赐服笼络朝鲜、朝鲜凭借赐服巩固其国内外政治地位 |
| | B ₈ 经济利益协调 | 朝鲜借“朝贡”之名开展贸易活动,明朝也乐于提供便利 |
| C ₂ 主观因素 | B ₄ 儒家文明感化 | 儒教是两国共同的道德追求,是朝鲜接受明代服制的思想基础 |
| | B ₃ 重视冠服礼仪 | 两国在共同的儒教意识形态指导下都十分注重冠服礼仪 |
| | B ₂ 慕华风气流行 | 长期经济文化交流使朝鲜产生慕华心理 |
| | B ₁₆ 忠明意愿强烈 | 明清易代后朝鲜士大夫坚持穿着、保护明朝衣冠 |

续表

| 主范畴 | 对应范畴 | 范畴内容 |
|---------------------|--------------------------|-------------------------------|
| C ₃ 前提条件 | B ₅ 藩属关系确立 | 藩属关系确立是赐服活动开展的政策保证 |
| | B ₉ 赏赐制度规范 | 完备规范的赐服制度为朝鲜模仿提供了便利 |
| | B ₁₀ 明朝赏赐频繁 | 明朝在朝鲜新王及王妃、世子册立等场合都会频繁赐服 |
| | B ₁₁ 朝鲜请赐积极 | 朝鲜请求明朝统治者的衣冠赐予也非常主动 |
| C ₄ 实践路径 | B ₁₅ 统治阶层服用 | 明代赐服被朝鲜王室及官员群体穿用 |
| | B ₁₂ 模仿赐服外观 | 朝鲜模仿赐服颜色、纹样、款式等外观元素并加以改造 |
| | B ₁₃ 学习赐服礼仪 | 朝鲜模仿学习明代赐服的礼仪文化 |
| | B ₁₇ 服饰制度约束 | 朝鲜参照明制,将本国服饰文化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
| C ₅ 作用结果 | B ₁₈ 祭祀丧葬场合袭用 | 祭祀、丧葬场合穿着冕服、袞龙袍等 |
| | B ₁₉ 即位执政场合因循 | 即位、执政等场合穿着十二章服、旒冕冠、翟衣等 |
| | B ₁₄ 册封婚庆场合相沿 | 册封、婚礼、生日庆贺等场合穿着袞龙袍、章服、翼善冠、冕服等 |

2.3 选择性编码完成核心范畴的界定

文中采用施特劳斯和科宾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的定义,即在描述现象的“故事线”后,通过不断比较挖掘能够统领所有概念或类属的核心类属,初步形成建立在类属关系基础之上的扎根理论。文中以明代赐服影响朝鲜服饰的机制为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其“故事线”架构为:明朝与朝鲜经过频繁的赐服交流,朝鲜对赐服的态度从“接受变为崇尚”并在此基础上“仿明改革服制”,最终产生“作用结果”。从整体上看,明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对朝鲜半岛服饰影响最深刻的一个朝代,它与其他朝代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呈现一种联动关系,影响机制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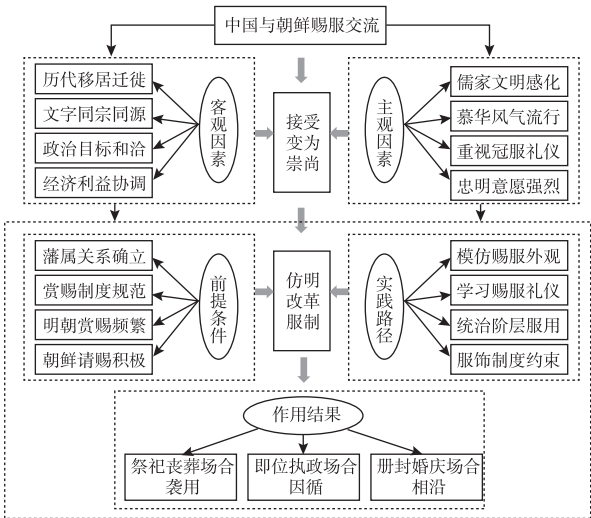


图 1 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影响机制模型

Fig. 1 Mechanism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Ming Dynasty bestowed robes on the clothing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基于扎根理论的模型构建需要对理论饱和度进行检验。文中对剩余 1/4 的二手材料进行了饱和

度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相关范畴及概念的提炼已较为丰富,对朝鲜半岛效仿明代赐服的条件和路径等关键因素,均未发现新的理论范畴,也未出现新的构成要素和交叉关系,因此可以认为以上模型达到了饱和。

3 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影响模型的构成因素分析

通过多次重复资料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等操作,围绕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影响的产生阶段、发展阶段和作用结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探索。核心范畴及其包含的概念均提炼概括自原始材料,是文中研究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所构建的模型刻画了影响发生的具体过程。首先,历代移居迁徙、文字同宗同源、政治目标和洽、经济利益协调是朝鲜统治阶层接受明朝赐服的客观因素,儒家文明感化、慕华风气流行、重视冠服礼仪、忠明意愿强烈是主观因素,主客观因素共同促使朝鲜对赐服的态度从接受变为崇尚;其次,藩属关系确立、赏赐制度规范、明朝赏赐频繁、朝鲜请赐积极是明代赐服影响朝鲜服饰的前提条件,统治阶层服用、模仿赐服外观、学习赐服礼仪、服饰制度约束是具体实践路径;最后,祭祀丧葬场合袭用、即位执政场合因循、册封婚庆场合相沿是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影响的作用结果。在此过程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从历史与现实条件、主观情感及意愿上促使朝鲜自觉接受明代赐服,前提条件和实践路径从政策环境及要素、效仿措施及方式方面,推动朝鲜在模仿赐服外观、内涵基础上改革本国服制,以上因素共同产生作用结果。下面将对模型的各个维度进行具体阐述。

3.1 历史渊源与现实情境

历代移居迁徙、文字同宗同源、政治目标和洽、经济利益协调分别从史实与现状两方面揭示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产生影响的客观因素。中国与朝鲜半岛地缘位置上隔海相望、一衣带水,从先秦开始,中国移民及躲避战乱的流民不间断地迁入朝鲜^[18],对此箕氏王朝及卫氏王朝都采取了积极吸纳的政策^[19]。这些移居迁徙的人带去了各自的文化、技术和知识,在两国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和交流。汉字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设立“汉四郡”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北部^[20],至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发展为官方文字并在贵族阶层普及,后来逐步推广至全民教育。文字的应用增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及合作意愿,为后续交流奠定了同质文化基础。政治关系上,明初皇帝朱元璋吸取元亡教训,奉行以“不征”^[21]为特征的外交政策,而这种和平关系主要是通过明代向朝鲜赏赐具有政治隶属意味的赐服来实现,并且朝鲜接受赐服并不影响其内政自主,明朝作为“上国”还会在朝鲜请求帮助时承担保护义务^[22]。经济方面,明朝对朝鲜赴京使臣赏赐遵循对等或者超出的原则以显示上国的荣恩,来华使团人员还被允许通过同馆贸易等形式获取朝鲜国内稀缺物品,然后再将这些“明货”运回朝鲜售卖以获得巨大利润^[23],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贡品是贸易的外衣”概念,朝贡体系为中朝双方贸易提供了便利,促使朝鲜统治阶层积极参与到明朝建立的以赐服为特征的国际交流秩序中。

3.2 文明仰慕及自我认同

儒家文明感化、慕华风气流行、重视冠服礼仪、忠明意愿强烈从情感状态和主观意愿两方面反映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产生影响的主观因素。儒家文化随汉字传入朝鲜^[24],因其与朝鲜三国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契合而备受重视,李氏朝鲜建国后更是广泛学习明朝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政治文化体制,长期密切的交流也使朝鲜对中华文明产生强烈的仰慕情绪,士大夫阶层不仅以崇儒为荣^[25-26],而且把与中国关系的亲疏当作朝鲜是否融入儒家文明的标志^[27]。这种文化心态促使朝鲜从情感上亲近明朝,进而接受代表儒家礼仪文明的赐服。此外,明朝开朝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冠服制度,他在统治期间多次修订增补服饰仪章,深受明朝儒教、文字等文化陶染的朝鲜民族同样极其重视冠服礼仪。朱元璋于明初所施行的恢复汉唐之制的举措更是唤醒了高丽长久以来的“慕华心理”,重新接受明朝衣冠赐予,对高丽而言具有“追复祖宗

之盛”^[28]的重要意义。后期明朝对李朝的赐服一直延续到“华夷之辨”^[29]。明清易代之后,赐服活动虽然中断,但赐服本身蕴含的儒家礼制文明象征给朝鲜传递着一种身份立场,朝鲜文人士子通过继续穿用并保护赐服来加固朝鲜与明朝的关联,进而强化朝鲜民族自我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大明衣冠”在明清迭代以后,加速促进了朝鲜文明主体性的确立,使其骄傲地自称为“小中华”^[30]。

3.3 稳定规范且互动频繁

藩属关系确立、赏赐制度规范、明朝赏赐频繁、朝鲜请赐积极从制度环境和交流频率两方面形成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洪武二年(恭愍王二十八年,1369年),明朝派契斯丹册封高丽国王,高丽则上交元朝的金印以示认可与明朝的宗藩关系,之后朱元璋首次向高丽国王及陪臣赐服^[31]。藩属关系的确立保障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稳定,为了显示对赐服仪式的重视,明朝设置了专门负责赐服管理的机构和官员,并根据受赐对象的地位制定相应的礼仪标准,这种完备规范的制度使朝鲜对赐服有了更明确的认知,也为朝鲜模仿借鉴提供了便利。此后,赐服礼仪几乎伴随着两国之间的重要外交活动,《明实录》中记载的明朝赐服朝鲜的相关文字从太祖始至英宗达130条之多。朝鲜对此也积极回应,其进贡次数与派遣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史书记载李朝向明朝“贡献,岁辄四五至焉”^[32],尤其是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平后,双方交流更加频繁。在此前提下,赐服作为等级和权威的物质载体强化了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也加深了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的影响。李朝诗人徐居正曾明确肯定了大明与李朝之间密切的宗藩关系,指明李朝被称为“礼仪之邦,仁义之国”的原因是衣冠制度模仿自中国。

3.4 外化于形而固化于制

统治阶层服用、模仿赐服外观、学习赐服礼仪、服饰制度约束是朝鲜半岛接受明代赐服并开始借鉴施行的实践路径。由于赐服的等级礼仪属性,明朝赐服对象通常是朝鲜王室、群臣等,被赏赐者在接受赐服后往往会直接穿着以示感谢,这在史料中有大量记载。如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年)五月,朝鲜外交使臣偕长寿出使京师,返回时穿着明帝赐予的纱帽、团领,国人才开始知道冠服制度。到明朝与李氏朝鲜交往时期,大量涌入的赐服给朝鲜提供了模仿明代衣冠的直观参照,赐服色彩、纹样、形制与赐服礼仪紧密相关,朝鲜通过对赐服外观模仿实现形式上的相近,再经过礼仪规范、文化内涵等

的学习,由外而内地全面吸收,最后以服饰制度的形式规范下来。永乐十六年(1418 年),李祹即位后仿中国,定礼仪^[33],尤其注重冠服礼仪。朝鲜经过长期的模仿施行,逐渐将明代赐服礼仪内化到本国服制之中,尤其是李氏朝鲜时期,朝鲜国王及世子等的冕服与明朝服制相似度极高。例如全罗北道全州市庆基殿藏李朝国王李成桂的常服(见图 2),除了服装色彩,冠服形制及纹样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明太祖坐像》中明代皇帝所穿的常服几乎完全相同(见图 3)^[33]。



图 2 李朝国王李成桂坐像

Fig.2 Seated portrait of king Chenggui of the Joseon Dynasty



图 3 明朝太祖朱元璋坐像

Fig. 3 Seated portrait of ZHU Yuanzhang, the founder of the Ming Dynasty

3.5 礼仪承袭与服制相沿

祭祀丧葬场合袭用、即位执政场合因循、册封婚庆场合相沿是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产生影响的作用结果。明清鼎革之后,两国赐服交流虽然几近中断,但赐服蕴含的礼仪和文化内涵已经植入

朝鲜民族思想深处,尤其是《朱子家礼》所规定的冠、婚、丧、祭四礼至今仍非常完整地保存在韩国^[34]。从这个时期开始,朝鲜服饰在明代冠服基调上融入本民族生活习惯、气候环境特色后逐渐有了自己的风格,但官服、朝服等传统款式则保留了较多的明代赐服元素^[35-36],并继续在礼仪场合使用。例如英祖二十七年(1751 年)5 月 13 日,英祖于崇文堂为世孙举行册封仪式,世孙穿着五章服参加了仪式^[37]。再如,高宗三十四年(1897 年)登基时穿戴十二章服和十二旒冕冠,同年为太子妃定制的翟衣,翟纹中间的小花,从最初明朝皇后的纹样,改为李氏家徽梨花^[38],其余纹样布局仍保持与明朝皇后翟衣一致。参考《中东宫冠服》绘制的明朝皇后蔽膝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朝鲜太子妃翟衣蔽膝纸样分别如图 4^[39]和图 5 所示。这些场合的服饰作为礼仪的载体,对穿着者外表和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有助于维护朝鲜当权者期许的社会秩序和传统价值观。



图 4 明朝皇后蔽膝

Fig. 4 Ming Dynasty queen's knee cover



图 5 朝鲜皇妃十二等翟衣蔽膝纸样

Fig. 5 Paper pattern of the twelfth grade pheasant feather knee cover for Korean royal consorts

4 结 语

通过对明朝与朝鲜之间赏赐、请赐服饰事件及朝鲜对明朝衣冠穿着反馈的扎根研究,文中探讨了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影响的模型,并深入分析了其运行机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起到催化和驱动的作用,使朝鲜享受到宗藩关系带来的切实利益,并自觉接受象征儒家文化的明代赐服。主观因素是朝鲜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这些因素直接推动了模仿举措的实施。前提条件和实践路径则起到铺陈、落实的作用,使朝鲜在模仿赐服规制基础上改革本国服制成为可能。前提条件是影响发生的保障和先决因素,为实践的发生提供了基础,而实践路径则是在朝鲜模仿赐服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和方法,前提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实践路径的选择,实践路径的选择和执行决定最终的作用结果,作用结果是影响产生的效果,能够反映实践路径的实施程度,这5个要素构成了一个动态关联且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共同勾勒出中朝两国传统服饰交往的历史脉络。明代赐服对朝鲜半岛服饰产生影响的本质是两国对儒家世界观等级关系的认同,以及两国现实利益交换和国力平衡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马大正. 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国边疆通史丛书)[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2] 魏志江,潘清.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2): 138-144.
WEI Zhijiang, PAN Qing.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 asian during the 10—14th century: with review on the China-centered international order by J. fairbank[J]. Ns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5 (2): 138-144. (in Chinese)
- [3] 蒋玉秋,赵丰. 一衣带水 异邦华服——从《明实录》朝鲜赐服看明朝与朝鲜服饰外交[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5(3): 34-37, 201-202.
JIANG Yuqiu, ZHAO Feng. A research on costume diplomacy between Ming and Joseon Dynasty based *Ming Shi Lu* [J].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 (Fine Arts and Design), 2015(3): 34-37, 201-202. (in Chinese)
- [4] JIANG Y Q. Searching for disappeared Ming Dynasty costume in south Korea reflection on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 Asian Social

- Science, 2016, 12(5): 208.
- [5] 竺小恩,葛晓弘. 中国与东北亚服饰文化交流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6] 脱脱. 宋史:卷153[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7] 刘慧慧,刘瑜. 从赏赐琉球官生的服饰看明朝外交[J]. 服装学报, 2023, 8(1): 59-63.
LIU Huihui, LIU Yu. Diplomacy of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e given costumes of ryukyu students[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3, 8(1): 59-63. (in Chinese)
- [8] 梁惠娥,张华怡. 东北亚丝绸之路下的虾夷锦及其文化现象综述[J]. 服装学报, 2023, 8(2): 156-161.
LIANG Huie, ZHANG Huayi. Review of ezo-nishiki and its cultural phenomena under the silk road in northeast Asia[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3, 8(2): 156-161. (in Chinese)
- [9] 葛兆光.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0] 逯杏花.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赐给[J].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5): 18-22.
LU Xinghua. Ritual costume reward of the Ming Dynasty of China to the Yi Dynasty of Korea [J]. Journal of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0, 12(5): 18-22. (in Chinese)
- [11] 안애영, 박성실. 임오(1882)년 라레 왕세자 복식연구 면복을 중심으로[J]. 韩国, 2009, 59(10): 68-84.
Ahn Aeyoung, Park Seongsil. A Study on the attire of crown prince Yi cheok in 1882: focusing on court robes [J]. Journal of Korea, 2009, 59(10): 68-84. (in Korean)
- [12] 허은주. 동아시아 관복 제도와 근세 조일의 자의식·상호인식-조선의 문명교화론과 일본의 문명자립론[J]. 日本學研究, 2012, 35: 121-143.
Heo Eunju. The institution of court attire in east asia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 and mutual recogni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east asian context-civilization theory of Joseon and civilization autonomy theory of Japan [J], Journal of Japan Studies, 2012, 35: 121-143. (in Korean)
- [13] 박홍규. 17세기 德川日本에 있어서의 華夷 문제: 중국·조선과의 비교관점에서 [J]. 한국정치학회보. 2002, 4: 277-295.
Park Honggyu. The issue of Huayi in 17th century Tokugawa Japa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th China and Korea [J].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2, 4: 277-295. (in Korean)
- [14] 한형주. 對明儀禮를 통해 본 15세기 朝-明관계[J]. 역사민속학, 2008, 11(28): 39-75.
HAN HyungJu. A relationship between Chos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through the viewpoint of national rites in the 15th century [J].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ical-forklife,

- 2008, 11(28): 39-75. (in Korean)
- [15] 이주영. 명 홍무연간 문무관 공복의 제정과 개정 시기 재검토[J]. 복식, 2013, 63(5): 87-101.
- Lee Jooyoung. Reexamin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vision periods of court attire for civil officials in the hongmu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J], Journal of Costume, 2013, 63(5): 87-101. (in Korean)
- [16] 刘喜涛. 明代朝鲜赴京使臣的异国记忆与国家观认知[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3): 140-147.
- LIU Xitao.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Korean envoy to Ming China[J].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9(3): 140-147. (in Chinese)
- [17] 丁宁, 刘健西. 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皮革制品品牌形象研究[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1): 119-124.
- DING Ning, LIU Jianxi. Research on the brand image of Chinese leather good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34(1): 119-124. (in Chinese)
- [18] 张帆, 朴尚哲, 史心傲. 朝鲜传统生活方式影响下的箱柜类家具特征探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3, 30(7): 1-5.
- ZHANG Fan, PIAO Shangzhe, SHI Xin'ao.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binet furni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Korean traditional lifestyle[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3, 30(7): 1-5. (in Chinese)
- [19] 陈尚胜. 中韩交流三千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0] 孙英春. 东北亚文化传统的同质性与“文化共同体”远景[J]. 浙江学刊, 2009(4): 25-33.
- SUN Yingchun. Homogeneity of cultural tradit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prospect of "cultural community" [J].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09(4): 25-33. (in Chinese)
- [21] 万明. 明代中国国际秩序的演绎[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7(5): 51-59.
- WAN Ming. Deduction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order during the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6, 37(5): 51-59. (in Chinese)
- [22] 叶泉宏. 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 1368—1488[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 [23] 林常薰. 明과 朝鮮의 會同館交易[J]. 전북사학, 2018, 52: 362-386.
- LIN Changxun. The exchange between Ming China and Korea's hwataek hall [J]. Jeonbuk History, 2018, 52: 362-386. (in Korean)
- [24] 高明士.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25] 孙卫国. 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心理理念及其历史演变[J]. 韩国研究论丛, 2014(2): 140-160.
- SUN Weiguo. On the core ideas of Korean "little China" thought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J]. Collected Papers for Korean Studies, 2014(2): 140-160. (in Chinese)
- [26] 肖洋, 戚彬, 娄軻. 儒家思想主导下的 14 至 19 世纪朝鲜半岛家具装饰纹样设计与应用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4, 31(3): 99-103.
- XIAO Yang, QI Bin, LOU Ke. Research on the decorative patter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Korean Peninsula furniture in the 14th to 19th centu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nfucianism [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4, 31(3): 99-103. (in Chinese)
- [27] KELLEY L. Vietnam as a 'domain of manifest civility' (Van hien Chi bang) [J].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34(1): 63-76.
- [28] 张佳. 衣冠与认同: 明初朝鲜半岛袭用“大明衣冠”历程初探[J]. 史林, 2017(1): 96-107, 74, 220.
- ZHANG Jia. Dress and identity: an inquiry into the adoption of the great Ming-styled dres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J]. Historical Review, 2017(1): 96-107, 74, 220. (in Chinese)
- [29] 周骅, 王晚霞. 论湖湘学派朝鲜传播的内在逻辑——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中心[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5(5): 122-128.
- ZHOU Hua, WANG Wanxia. The internal logic of huxiang school's dissemina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take HU Anguo's *Chun-Qiu Zhuan* as an example [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35(5): 122-128. (in Chinese)
- [30] 葛兆光. 大明衣冠今何在[J]. 史学月刊, 2005(10): 41-48.
- GE Zhaoguang. Where are the hats and clothes of Ming Dynasty nowadays [J].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2005(10): 41-48. (in Chinese)
- [31] 吴晗.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32] 马晓菲. 明朝对朝鲜半岛政权的赐服探析[J]. 求索, 2012(2): 235-238.
- MA Xiaofei. An analysis of the Ming Dynasty's obedience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regime [J]. Seeker, 2012(2): 235-238. (in Chinese)
- [33] 郑麟趾. 高丽史[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34] 彭林. 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35] 徐文跃. 一衣带水 韩国传统服饰与织物[J]. 文明, 2019(6): 84-101, 6.
- XU Wenyue. Traditional Korean costumes and textiles [J]. Civilization, 2019(6): 84-101, 6. (in Chinese)
- [36] 姚云鹤, 张鑫, 李鑫娟, 等. 中西方传统异形鞋及其所

表征的审美向度与文化差异[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2, 32(5): 63-67.

YAO Yunhe, ZHANG Xin, LI Xinjuan, et al.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special-shaped shoes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aesthetic dimension and cultural concepts [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2, 32(5): 63-67. (in Chinese)

[37] 韩永愚. 朝鲜王朝仪轨[M]. 金宰民, 孟春玲,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38] 大韩民国文化公报部编. 韩国的民俗文化财服饰与信仰资料编[M]. 东京:岩崎美术出版社,1989.

[39] 擷芳主人. 大明衣冠图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505.

(责任编辑:卢 杰)

世界民族纺织历史拾珍

——评《世界民族纺织图案视觉交汇:博采图案共揽胜,异彩纷呈同瑰丽》

刘云华¹, 李冬蕾²

(1. 浙江科技大学 艺术设计与服装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2. 宁波大学 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由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梁惠娥主编,阿黛尔·张、李坤元合著的《世界民族纺织图案视觉交汇:博采图案共揽胜,异彩纷呈同瑰丽》(以下简称《世界民族纺织图案视觉交汇》)一书,聚焦世界民族纺织图案,以来自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地的珍贵纺织品和历史影像为研究样本,深入浅出地展现了各类纺织图案的工艺技法、样式特征及文化寓意。该书着眼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纺织品遗存,探究其图案的视觉特征和表现形式,为传统纺织历史、中外民族文化交流的探索提供了案例参照。

《世界民族纺织图案视觉交汇》一书以“纺织”“印染”“刺绣”为主要章节,展现了多种世界民族纺织图案的设计、制作和使用过程。该书以“古老的天然纤维”为开篇,探讨以叶子、树皮、动物毛发为原料的原始纺织品的制作技艺,使读者了解纺织品的发端;通过各地区和各时期的丰富样本,展现纺织图案的设计制作和应用方式,让读者领略到世界民族纺织图案形成的条件、技艺和逻辑,为多民族纺织品的工艺技术研究提供了参考思路。

纺织品记载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书中展现的别具特色的纺织图案是各民族在自身文明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鲜明印迹。追溯其源流,可以发现以纺织品、纺织图案为代表的物质文化,记录着人们崇拜自然、改造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作者尽可能地还原这些纺织图案的制作过程,挖掘其中的巧思,令读者全方位了解这些纺织图案所蕴

藏的造物智慧和生活智慧。书的前言部分提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设计系前系主任乔安·C·斯塔勃的观点:设计理念具有普适性,因此研究并理解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熏陶下的人如何解决人类的基本需求始终具有教育意义。纺织图案的制作和设计同样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书中透过一件件精美的纺织品,解读沉淀在不同文化中的慧心巧思,展现赓续传承的纺织瑰宝。

费孝通先生指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书中关于各民族纺织图案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比较研究的框架和局限,体现了在本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世界不同民族纺织文化的尊重、理解和欣赏,是不同纺织文化间的对话,更是世界民族大家庭和谐共生的互赏和互鉴。

《世界民族纺织图案视觉交汇》一书以民族纺织图案为对象,以纺织、印染和刺绣技艺为着眼点,连接造物者的生存处境、信仰文化和族群记忆,不断旁及与纺织图案共存的历史文化场景,将世界多民族纺织图案的纷繁景象串联起来。对世界民族纺织图案的研究,有利于推动传统纺织文化的发展,从而提升世界各民族和谐永续的文化命运共同体意识。由此观之,该书关于世界民族纺织图案及文化的研究,对民族纺织历史遗产挖掘保护、世界民族传统文化和谐发展共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沈天琦)